抱經堂文集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二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六

書鄭司農集後 辛丑

鄭康成集二卷錄一卷隋志已云亾今刻附尚書大傳後者相風賦一篇伏后議一篇春夏封諸侯議一篇戒子益恩書一篇易贊一篇詩譜敘一篇尙書大傳敘一篇魯禮禘祫義一篇凡八篇皆從諸書中哀輯者也相風賦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皆引以為傳𢓡作禘祫義卽禘祫志本不在集中然則僅六篇而已案康成周禮序見於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中雖非完篇然亦當附見序

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衞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某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家諱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賈序後又援拾數語云其名周禮爲尙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

龍鳳之瑞又云某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此三條其文皆不相聯綴當亦序中語也又有論語序王伯厚嘗採輯附鄭氏論語注末亦當并取之以繫乎此云孫詒穀謂論語鄭注非伯厚所輯疑出於惠定宇而託名王耳

書毛氏袖珍本陶集後 丁酉

此本實從宋刻繡梓而校讎未精凡注一作某字往往不在當字之下亦有妄改處幸不多也以中朱氏有臨宋本乃就明休寧程氏本上改塗者又有宋紹熙閒贛川曾集本以校毛氏所雕往往符會毛氏本得之母舅張端甫先生文弨既重是長者之賜而又兼得兩宋本可以參校遂殫旬日之力畢功焉一字之異通否相懸

亦古近殊別且不經後人曲說殽亂爲可寶也朱氏所臨宋本當出於湯文清至曾氏本乃刪去五孝傳以下及四八目非全本也湯本不可見見毛本亦尚有典型焉

近吳槎客得宋刻湯氏本爲重雕余因得見之

書王右丞集箋註後　辛丑

此吾鄉趙松谷先生所箋註也余貧不能買書此本亦末之睹今主晉陽講席架上舊有此書因得縱閱其校正視舊本誠遠過之微引亦詳贍不過於刪節致使本事之原委不明此尤註古人書者所當取法也其事出釋氏者則其友王琢崖贊成之亦如朱長孺箋義山詩

之取資於釋道源也集中潞州刺史王府君夫人墓誌銘云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也昔堯命伯夷典秩宗號大常爲尙父此下註云上有闕文余以爲當本是周號太師爲尙父與上句文正相對傳寫脫去周字又誤改太師爲太常以就秩宗之號耳此余氏族所出故知之李穆堂先生序此書獨稱其辨霓裳曲七疊始有拍以爲可以糾新舊二唐書之謬有功於學者然此皆夢溪筆談所說也松谷本明著其所自穆堂殆不暇細閱故有此語不知者將反疑其掠前人之美矣書梓成亦不得人覆校故其誤字尙多云

掊土而得古器鏽澀駁犖何當於用愛奇貴遠之夫旁睨之而不去予價不少靳珍捧之以歸筵以几室以櫝有佳客則薦陳之家所有常物不以爲娛唯此之娛其亦性使然耶今天下之操不律伸赫蹏日役其五指者亦幾於流矣流則庸庸則靡其易於成也亦易於壞猶詫於衆曰達是乃吾夫子之教也其以之班條於里巷耶其以之釋詁於童蒙耶無乃徇文之名而失文之實耶吾讀唐李元賓之文其出之也戛戛然其成之也斬斬然不綺而麗不曲而奧第其品非夫昌黎氏之流亞歟然或重自炫耀又復過於激昂不韜其光不和其聲此其短也施之於今其不目爲怪物也者幾希胝以爲

用將以爲娛乃無不可況其可以砥流也書凡五卷前三卷二十有九篇陸希聲之所序錄也後二卷十有四篇趙昂之所增成也篇第部居無所改作其末二篇俄空焉當煩辱之地其脫爛有由矣今年歲在彊圉月紀王正故人子陳燧相見武林借予傳錄攜來金陵尙未脫手何期惡耗陳君夭亾年儗元賓殆亦無幾今覩終卷略敘所由志行可書請待他日

題賈長江詩集後 甲午

長江詩雖不合雅奏然尙有古意讀之可以矯孰媚綺靡之習明海虞馮鈍吟有評本長洲何義門得之稱善其字句蓋遠出俗本之上如云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

試今日把似君誰爲不平事今本作誰有不平事鈍吟云誰爲不平便須殺却此方見俠烈之概若作誰有不平與人報讎直賣身奴耳一字之異高下懸殊舊本之可貴類若是余得其本因臨寫之令後生知讀書之法必如此研校而後古人用意之精可得也

再題賈長江詩集後丁酉

始余得賈長江葉乃馮定遠本錄之篋中余於賈詩素不嗜特以其近古貴之耳繼又得何義門所評校始悟其用意之深幾於無一字閒設昔人以瘦評島夫瘦豈易幾也彼臃腫蹣跚者正苦不能瘦耳賈以瘦故能成一家榕然此決非館閣中之所尚也惟可與山林中人

其賞之義門殆於此有深嗜者職字字梳櫛之句句織綜之而長江之詩之美乃見然彼不嗜者猶夫故也余以爲有如義門者焉則能自領之已故其所箋疏今亦不能詳錄錄其尤至到者其補遺詩數章亦出何本并爲補入如右

徐常侍文集跋 甲午

徐公文集三十卷南唐舊臣後入於宋東海徐鉉鼎臣之詩若文也前二十卷在南唐所作後十卷入宋後所作詩致清婉在崑體未興之前故無豐縟之習其文儷體爲多亦雅淡有餘爲組織之學者見之或不盡意然沖融演迤自能成家不可得而廢也李文正稱其爲文

敏速不樂豫作臨事立揮草云速則意思壯敏緩則體勢疎慢今觀集中之文則其言也信亦唯其如是故亦無瀠洄渟蓄之趣崩雲裂石之勢此殆由人之才力各有所偏勝雖使自知之而固無能相易者乎余從鮑氏借得此集乃明虞山馮己倉舒手校本余又爲正其所未盡者錄成復請江陰趙敬夫曦明覆審又得十數條其本脫者尙無從補正之然此已可信爲善本矣

胡方平文恭集書後 辛丑

此集失傳已久故自來以其遺詩數章附唐人之後云不知其時代爵里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若詩奏疏內外制及雜文共定著四十卷乃宋仁宗朝顯官也詩豐

縟而不失氣骨遺唐中盛開誠無所多讓閒有近晚唐者如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排窗紅葉欺閑臥倚欄黃花笑獨醒亦佳句也五言長律丰容美滿亦多合作但集中用字喜新而不免僻澀之病如云去鷗呼已遠自笑守廳廬本應休璉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也海籍重拾笑彈冠本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也葛華與參宿此見恐無緣余以為葛華乃葛花也此傳寫之誤其他若用杵天葆髮之類甚多亦有不免割裂湊泊者如以昆明劫灰為昆灰武都泥為武泥黃堂為雌堂老子如登春臺為老臺畔牢愁截去愁字以叶韻且於小學亦殊疎押青韻云寧待據梧瞑

不知此瞑與眠同又云更籌深策破先零不知此零當讀憐皆非青韻內字也又云鱸庭舊迹空案三鱸之鱸與鱓同顏氏家訓曾辯之又云月閒芳桂正窅窊桂色窅窊秀顏師古注漢書窅音一校反此必所見本誤脫校字偏旁而以爲一交反也又云郊外春車駕屏星監州駕屏星屏星見續漢輿服志注劉昭雖無音然廣韻十二庚有屏字注屏星車轓且即以屏風類推之其必不讀爲丙明矣唐人於小學極不敢忽以故篇章流傳可指摘者極少宋人則不然雖腹笥富有壆瀚橫飛而細類微瑕究不得爲全美辭章之士往往輕視小學其所以不及前人者正坐此烏可忽哉集中咏荷花詩有

云妖發周室出禍水漢宮來無所寓意而漫以此相方其唐突西子毋乃太甚　乾隆辛丑後五月適看畢遂書其後

尹河南集跋 辛卯

師魯之言兵事蓋亦知持重而不貪小利者觀其欲厚集兵力與不城水洛之意可見矣數遭遷謫其功名不得與韓范侔惜哉其言致治之本在於務大體不在任察又曰吏益材而民益愁上責長吏民始得遂其生是其識議卓然有古大臣風矣集二十七卷附錄一卷余鈔之朱鴻臚豫堂先生所朱鈔之新城王氏王之寫本則依宋南渡初年刊本之舊也王有校讐甚畧益都李

進士文藻再校少詳焉朱以別本參校更加詳焉余鈔此本則凡行款高下之不畫一者悉整齊之其誤字爲余所知者改正之鈔既竟朱又得一舊寫本并李進士新增附錄若干篇示余取以覆對乃知後數卷其當正譌補缺者尚多也至兩本皆譌者姑仍之已李所增附錄亦擇取而次比之繫於後師魯之文永叔稱其簡而有法子固稱其長於辯論其文之佳正不盡以能用字少也余既讀而愛之且因諸君子校對之勤而樂爲繼其後也凡三四過始卒業云　乾隆三十有六年十月壬辰盧文弨書

書李蒸伯文集後　癸巳

此本雍正間李之後裔所刊正集三十七卷常語及周禮致太平論咸入焉舊以潛書民言為首而此以禮論易論為首其卷數皆不與舊相合觀其所采輯亦畧備矣獨遺退居類稾一序此篇載宋文鑑中可取而補也讀其條畫經世之言侃侃鑿鑿殆可見諸施行不為空談以薦先後僅得太學官位不足以行其志而其言則已立矣見稱於二三大儒有以也夫又外集三卷則告詞薦章以及誌銘之類也

劉公是集跋 庚子

劉原父公是集元本分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集十五卷內集二十卷外集十五卷小集五卷總七十五卷

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誄行狀皆歸之內集諸制誥章表奏疏駮議齋文覆謚皆歸之外集諸律賦書啟皆歸之小集其弟貢父爲之序藏書家鮮有其本今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區分而聯綴之合成五十四卷不能依元本之次第以賦爲首而古與律不分又元本內集之與人書古文也小集之書啟俳體也今亦混而爲一矣曩觀唐人詩集中附見他人倡和之作舊本皆一例平寫無高下之別或他人倡而已和則置他人之作於前或他人和已則置他人之作於後近代則不然凡附見者皆置後且低一字以別之公是集尚有古法而鈔集者不察或誤以他人之作爲

原父作七言近體中有其弟貢父先寄詩而原父和之
遂誤以在前者屬原父而和詩反低一格從附見之例
余與歷城周太史書昌言之當改正也原父詩有瀟灑
出塵之致其議論多有啟發人意處謂人之儉儉於人
而裕於己晏子之儉儉於己而裕於人有說犬馬一篇
其大略云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
者嗚呼使夫知治守道之臣進以義退以禮而犬馬之
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偸容之臣進以利退以刑而犬
馬之說不已僭乎今夫犬之爲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
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效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
其材矣馬之爲人用也不過盡一芻之芻然而外則有

兵戰之捷內則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謀身勤而事不害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貳何有能過焉若夫亂世偷容之臣功薄而罪尢身利而事害如此何以自比於犬馬耶余謂其言足以警有位者故特著之

后山詩註跋 乙未

孟東野但能作苦語耳后山之詩於澹泊中醇醲乎有醇味其境皆眞境其情皆眞情故能引人之情相與流連往復而不能自已然當時亦以爲愛之者絕少況後世哉余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向以黃陳並稱余尙嫌黃之有客氣也此本乃天社任淵因后山門人魏衍所

編次而爲之註頗能窺其用意之所在然二人者皆未聞有篇什留於人間何耶葉石林嘗見彭城寇國寶之詩而善之後知其從后山學詩以爲淵源有自今此二人者何遽不若寇耶然亦幸附后山以傳矣余鈔此書在甲午之冬逾年始爲之跋　乾隆四十年季夏之二十六日也

樂圃餘稾跋　丁酉

著書滿家不幸而無尋章賸幅之傳者比比是也宋朱伯原氏有文三百卷經兵燹亾失其從孫思掇拾補綴僅得三十之一而已名曰樂圃餘稾不必皆其生平文字之至者然而流傳五六百年不衰猶幸也夫伯原吳

人舉乙科以足疾不仕窮經閱古世皆知其賢起教授鄉邦爲諸生說春秋後又以之教國學著春秋通志二十卷今亦佚矣獨槃𣾰編二十卷世尚有版行本他所著圖經琴史不能定當世藏書家之有無也人生何必爲達官要職如伯原氏官不過正字所盡者不過師儒之職而當時貴之後世慕之其所居樂圃之坊名至今未改也學何負於人哉人當善用其長毋強用其所短伯原氏可師也妄狂其無能庶幾乎

絜齋集書後　辛丑

書錄解題載絜齋集二十六卷後集十三卷南宋禮部侍郎袁燮和叔與馬氏經籍考唯後集作十二卷爲異

當由誤脫其畫耳今聚珍版本二十四卷不分前後集乃從永樂大典中鈔出者題曰絜齋集古潔字雖作絜然在今則不得不分和叔齋名本作潔清之潔故其贈陸佃微絕句有云斗大書齋以潔名冰壺表裏要清明如今塵土塡胸臆幸挽滄浪爲濯纓若作古字恐不知者疑其或取絜矩爲義則失之矣其詩不甚經意而文則條鬯明粹能達其意之所欲言其子甫作後序謂其行文不喜用難字夫好用難字此剽竊塗澤者之所爲耳文之古不在此吾讀所撰何夫人宣氏墓誌而歎女子有高識其言有足爲今之士風警者爲錄於此誌云科舉之士有得儁場屋又兼人以獲厚貲者頗自矜衒

夫人曰士子當砥礪廉隅今嗜利無恥而不知其非又自以爲能佗日苟得一官豈不重爲民害乎吾以夫人此言爲舉子作箴砭不知尚能發汗否耶第六卷策問功臣檽中云雲臺二十八將以鄧禹元功爲首自是而下亦宜以功之大小爲序弇之平齊恂之守河內彭之克延岑異之破赤眉皆其時卓然可稱者而序之於王梁杜茂傅俊堅鐔之下彼數子者功何有焉是何先後之失當耶案此但據俗本後漢書耳乃後人改竄致誤非本來之失也此載馬武傳後本作上下兩列先序上列竟而後及於下列之首此古法也如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載周書謚法解亦是如此後人改兩列爲一列而

以一上一下排寫其次序遂致舛互獨不觀論中所言乎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此四人者亦皆雜廁於二十八將之中非其誤之灼然易見者乎以和叔之學而尚失於不考何況後人

弟子金匱華紹言詩庭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三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四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七

書晦菴題跋後 癸巳

毛氏汲古閣刻朱子題跋三卷以跋東坡與林子中帖爲首考朱子文集則其前尚有一卷不知此何以獨遺之書河圖洛書後引大戴明堂篇鄭氏注此誤也明堂在盛德篇中杜氏通典所引但稱盛德在未爲後人分析之前可據也注乃北周盧辯著中有引鄭氏語其爲非康成注自明矣又踐阼篇作踐祚此在魏晉六朝人書中多如此通用但記朱子嘗與人辯及此謂阼爲主

位不應作祚今何以亦爾也其書參同契後末署空同道士鄒訢六字此朱子自寓其姓名也鄒本邾也訢當是昕之譌或以訢有喜義古音本與熹通此亦放魏伯陽篇題而為之而毛氏不察妄增一歸字於空同道士之上誤矣其跋尉謚公暢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一篇竟是禪門上堂參喝語朱子斷不為是必妄人竄入無疑也其他如重復改作復儌倪改作睨皆不知古字

玉楮詩槀跋丙申

秀水曹侍郎溶之圃在郡城中名之曰倦圃蓋宋岳倦翁金陀園之故址也余嘗至其地林木蓊蔚溪流彎環坡陀峭蒨雖結構未必皆如曩時而昔賢遺風猶髣髴

遇之其時蓋已不爲曹氏有矣倦翁爲武穆王之孫所著有金陀粹編續編今猶傳於世云此玉楮詩稾八卷者當嘉熙時三年間之所作也其詩刊除浮豔風格峭異驟若不見可喜而咀嚼既久亦自有得味於無味中者明嘉靖間其裔孫尚書元聲刻而傳之今版本不可得矣外間所傳寫者率譌缺今姑就其本傳之不能細校也集中記爲韓正倫因詩致怨欲陷倦翁於死賴廟堂覺之事得白以武穆之精忠所謂思其人猶愛其樹者正倫乃絕不顧而并忘其舉己之恩欲文致之於罪是尚得爲人乎倦翁雖未能忘情而深憐其失計詞不憤激有君子之養焉他日讀邵氏聞見錄見种詁訟范

忠宣而忠宣猶薦之乃爲詩有曰丞相襟量滄溟同一曾不損三世將自言曲直何必言愧死老奴作何樣後又有讀誠齋集詩復及之所謂怨若怨焉者殆終有不能盡化者歟

劉後村集跋 甲午

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今此祇五十卷僅居四之一毛氏津逮祕書中載後村題跋凡四卷此集無其前二卷黃氏千頃堂書目所載後村諸集班班尚多距今未久豈尚在世間然余求之數年卒不見也此集舊寫本字迹麤殺閱之頗不爽目故別加校正重錄如右而以毛氏前二卷之題跋幷入焉倘得全集自當各還其舊若

不可得則毋寧匯置一處庶不復有放失之患後村劉克莊號也字潛夫莆田人學於眞西山以蔭入仕屢廢屢起宋理宗時賜同進士出身官龍圖閣直學士謚文定後村詩詞及各體文皆有法度卓然爲南宋一大作手七言古風初喜摹長爪生詩人玉屑所載三篇酷與之肖而皆不見此集集中此體亦不多見唯有築城開壕運糧朝陵六七篇而已風格蒼老頗近老杜留花門塞蘆子諸章其本意欲息唐律專尚古體以趙南塘言而止今集則律體居多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之外者豈其全者非獨余不及見卽前輩亦未之見耶余因其言考其人亦庶幾無愧眞氏之門者乃宋史

無傳柯氏新編亦不爲之補文獻通考於他人之集則嘗采用後村之言而其集亦未著錄幾疑於名之晦晦矣雖然唐書不爲韋應物傳而蘇州之名常在天壤閒文章自可傳不使史筆垂後村亦復何憾哉

剡源集跋 丙申

余舊讀蘇伯脩所輯元文類劉欽謨所輯中州文表略識元人所爲文古辭奧句磔硏斑駁大率取材於先秦兩漢其體裁則昌黎之曹成王碑柳州之晉問庶幾近之當宋之末年其文多流於漫衍荏弱嘽緩散而不振若元閻靜軒王秋澗姚牧菴許圭塘諸人之文差可矯其弊矣然古於文者不必皆古於辭也如第以辭之

古爲古文則又恐以形貌求之而非其精神命脈之所在是乃贋古非眞古也繼得黃梨洲所錄剡源文鈔則大好之剡源者奉化戴表元帥初也其文和易而不流謹嚴而不局質直而不俚華腴而不淫此非徒古於字句之末者也明初宋景濂氏重其文在史局爲下本路郎家謄其集二十卷入祕閣元史列之儒學傳中景濂又爲其集作序推崇甚至三百年來唯梨洲遴擇其文以傳之學者而其全集殊不多見金陵陶孝廉衡川以是詢余余愧未能荅也南豪朱君文游多蓄古書余因求之乃得明神廟時版本其上有何義門先生評校乃其弟子沈穎谷名巖所傳錄者何氏得嘉靖以前舊鈔爲

文祇六十五篇以校版本改正甚多如唐畫西域圖記脫去後半篇二百六十五字賴以補全其詩亦得舊鈔刊正余見之大喜屬友人爲臨一本但此集爲卷三十文雖視舊鈔本爲多亦有鈔本有而版本無者十有三篇何氏已爲補錄而朱君本無有不知又落誰氏矣詩源出江西視山谷爲稍渾融余師桑弢甫先生讀之目爲狷士云劉源嘗爲建康府教授而元史乃作建寧考其自序云爲昇學教授建康實唐之昇州然則元史誤也後來序其文者亦多沿誤當正之穎谷吳人稱劉源文近子厚亦閒似蘇門能從容於窘步萌茁於枯條此數語亦殊有見朱君曰此亦吾鄉之學者也故附著之

云

仇山村金淵集書後 辛丑

山村爲溧陽教授在元大德九年年五十九矣在任四年官滿受代歸詩作於其時溧陽自唐以來皆屬昇州故吾子行爲之題詩稱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也其分教京口又在前故其寄京口諸友絕句云郡邑山川我舊遊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貞女江頭狎白鷗貞女江乃指溧陽言也京口今鎮江府 本朝雍正年閒始以溧陽隷焉或遂以此集在京口時作誤矣詩清綺流美有蕭閒之韻而無酸寒之氣五言律中有哀方嚴州五首嚴州乃方虛谷也詩中具

有微詞虛谷之為人卽不至如周公謹所詆之太甚要其人之不足取固較然也今本乃題為懷方嚴州詳詩意當作於其新殁之日非懷之也七言佳句吾愛其書生愛日唯愁晚稚子敲冰不怕寒無白衣來多釀酒放青山入別開門冰懸古樹花尤雋雪漲寒江水不渾塵世不知秋過半水鄉但覺月明多情與境俱清絕其七言一絕云野風吹樹廟門開神像凝塵壁擁苔笑爾不能為禍福村人誰送紙錢來亦有諷人之致此集戊戌年閱一過辛丑再閱遂書其後

書李空同詩鈔後 癸巳

乾隆十五年弢甫先生主大梁書院因空同後人請選

其祖之詩爲檢定十六卷付之裁畢梓卽以本寄文弨京師使讀之空同詩嘗以五言律絕句及七言古詩爲最去其摹仿太似者而眞氣骨乃見固未易以訾謷也他選本間有篇刪其句者最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刪則吾不敢無寧仍之而附注以己意耳文弨於此本譌字一一校勘以覆於先生今略著二條於此如河之水歌云河水淲淲舟子搖櫓檢字書淲與滮同則與櫓韻不協意謂作㴲㴲差近之先生曰滮當是韻文弨今思之或當讀如滸滸然未知空同本何書也又有句云毖毖圓波踊殆卽用毖彼泉水而疊其字他人集中亦未見又左祖行云產不信祿不入單右祖計安出文弨謂別

本作寄不信者是易有言不信謂不見信也寄之言不見信於祿祿不入寄之言似當如此解先生曰誠然唯軍右袒不可依明詩綜作軍左袒耳其末又附　本朝人劉湛詩有列莊鳴臺使之句文弨謂當是列狀之譌先生曰吾思之不得汝乃得之才相去果三十里耶憶此雖先生戲言而獎誘殷惓不遺纖芥乃如此今整理舊書復見此編追憶往復之言殆將二紀去先生曳杖之辰亦已再朞矣把卷憮然因具識之今日卽欲就正何可得也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七日書

跋西北之文辛丑

此　皇朝湖廣布政使澤州高平畢振姬亮四所著之

論議諸雜文也太原傅山青主爲之序仍以解元稱之其言曰東南之文概主歐曾西北之文不歐曾不歐曾者非過歐曾之言蓋不及歐曾之言也解元爲西北之文而卒不得罪於東南者以言之數數於理也山又爲解元之西北尚多乎其理者也然終不以其文東南解元也青主之言如此余東南人也非謂文必東南若特以畢公之學之富而用之於賦頌碑版等作矞皇典麗當推一大作手若論理自當以平正易直爲主欲人之易曉也議事自當以明白剴切爲主使人皆可以舉而行也今其爲言也瀾翻藻耀非有學問人不能究其指歸吾恐讀其文者之不易曉也然其議事之文實非徒

託空言可比當以俟知者知耳至論孔子弟子家語有縣亶與史記之鄡單非一人此則失於不考縣乃鄡字之誤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鄡縣續漢郡國志作鄡蓋實一字周大王亶父亦作單甫古亶單多通用故鄡單卽爲鄡亶實一人畢公信史記集解之言以爲鄡單晉人欲祀之於銅鞮豈其然乎

景菊公先生詩集跋 丙申

先大父書舊公交友中最精風雅同輩所共推服者兩人一爲上虞王文白先生名德璘寓杭州先大父割宅以居之其錢塘懷古七言長律凡若干題氣象雄渾音節亮拔不落宋元以後格調余外大父馮山公先生爲

序之余篋中曾藏一本南北轉徙縑牘書捲多為他人紛亂近檢之未得其後人不振復相繼以死遺稾不可復問余丱角時已不及見先生乃鄰近故至所居見先生小影四周皆有題詠先生夫人亦尚在計此時訪求尚可得而童年見不及此至今恨之一為同邑景菊公先生先生垂歿盡以平生著述授余師桑弢甫先生先生為版行其詩八卷而為之傳以著其人菊公可無憾於泉壤也已夫多不如精前明布衣稱詩最富者如沈嘉則王百穀王承父之流今其集流傳益寡以云重刊抑更難已余因知菊公先生之詩之亦不必以多為貴也雖然派別不一嗜好亦殊後之人豈能攜躋其中而

更有得焉者乎矧余先大父情好往來之密咸見是是
更不可以廢此集先生手自書古今五七言雖各分體
而卷或開篇余移之使各從其類并即以弢甫先生序
傳冠諸首弢甫先生沒時有四孫遺書皆已分析今一
孫又亾余偭蹤得菊公文集與說部而讀之而恐其終
不獲也無可求者已矣有可求者更當求之向鈔得菊
公詞八卷今又鈔此集五十卷又多乎哉視文白則誠
優而以云得先生之全疑尚不止此

菊公文集說部在弢甫先生二房長孫濟壽所濟壽
殁其妻乃余母舅張端甫先生之孫女余請端甫先
生借鈔焉罔不出後開爲所親全攜去不知落誰手

矣

濂洛風雅跋 庚子

此本相傳以爲元金仁山先生所選輯首濂溪周子八傳而至王魯齋皆正傳其餘源流所漸凡三十五人所錄皆有韻之作凡箴銘祭文咸入焉意主於闡明義理裨益風化初不於字句間求工也 本朝雍正年間其裔孫律實始版行今相距五十年吾宗東源衍仁欲復爲開雕請余爲正譌余北上攜之行篋中友人眉巷北方之言學者也就而正焉其意以爲題曰風雅卽文不當在所錄中又劉屏山戲作十二辰屬詩一首亦當去其言良是然出自前哲之手毋寧仍之善戲謔兮亦風

人所不禁也仁山錄朱子靜江府虞帝廟詩附記其後云廟中舊有有庳君像南軒收此州舉而投之水文昭竊疑其已甚而會稽以為不然謂傲即萬惡之根去之不為過且廟制尊一不尊二然余考道州有鼻亭之神道州即有庳地也象必有遺愛於其國故神而祀之靜江去道州不遠祀象不為無因有其舉之非後人所可意為變置也且倘以象人猶不可用像亦象人也而投諸水戮已太甚視流放又甚焉即操千古賞罰之柄者亦不宜出此余以為浦坂之舜廟不宜有象而靜江之舜廟實宜有象象蓋從祀也亦猶先主武侯同閟宮之義也非竝尊也聊著不同之見於此以俟後之人論定

云　乾隆庚子臘月之望盧文弨書

題王阮亭先生感舊集後 辛未

王阮亭先生輯其平生知交之詩爲一編曰感舊集凡三百三十有五人此本藏北平黃崑圃先生家先生瓣香阮亭旣盡梓其遺書此編以未得校讎尚留篋中不鄙淺學謬謏及之余觀阮亭生平好奬引氣類於同時人士所造有一字之俊一韻之工靡不津津激賞且筆而記之今其書如池北偶談居易錄古夫于亭雜錄漁洋詩話中所載且至有重見疊出而不厭者學者因先生盛稱之亦願爭先覩其全爲快今是編所載朝廟十一山林十九其人則皆素所稱述之人也然向者第等

諸窺豹一斑而今乃得見其全其爲快意當更何如哉因亟校歸之冀有好事者付之梓元本分四卷卷袠重大擬每卷分上下二篇又詩之先後與目不相應今定從目序所云以考功終者今乃在第二卷末此則不敢妄易云阮亭自序爲康熙十有三年甲寅余今茲始得參校爲乾隆十有六年辛未蓋相去七十有七年而先生之書猶有不盡出如斯者也閏五月廿四日校竟并識

卷後又有補遺此或鈔時偶遺或後時所見非是別有義例今當歸併一處凡是正三百餘字有近人名字難考者此不可以意爲定也有詩中下字偶不契

勘而誤者如云醉時喜得虎頭筆滿壁烟雲峯削成今若從漢書司馬相如傳改作戍例則非韻然削戍實無所出又如云始爲弩狂機終也刃出鞞上韻用術字下韻用必字此必因鞞字形近鞞遂誤讀鞞爲鞞也鞞蒲頂切與術必二韻不協又有一詩序云樂羊以息壤而克中山案息壤是甘茂拔宜陽事若樂羊之克中山則謗篋也唐人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事雖誤用終不失爲佳詩特學者不可沿習所聞而不考其本也予是以著之且明予之所不改者類如此

文心雕龍輯註書後 辛丑

余向有此本粗加讎校寓吳趨時見輩不謹爲何人攜去後遂不更蓄也昨年吳秀才伊仲示余校本無可比對復就長安市覓得此本紙墨俱不精吳所錄隱秀篇之缺文及勝國諸人增刪改正之處此本具有之然他人所改俱著其姓唯梅子庾獨不不幾攘其美以爲己有耶亦有異同數處其練字篇引尚書大傳別風淮雨於傅毅制誄已用淮雨下多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八字頃無王融集可撿惟憶陸雲九愍有思振袂於別風之句此亦一證也傅毅作北海靖王興誄云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古文苑所載其文不全今見此書誄碑篇者文爲後人改去淮雨易以氛霧二字矣鄭康成注大傳云

淮急雨之名是不以爲字誤而詩正義引大傳竟改作
列風淫雨㢘義僻則人多不曉也哀弔篇首云賦憲之
謚此出周書謚法解旣賦憲受臚於牧之野乃制作謚
今所傳周書文多脫誤惟困學紀聞所引尚有此語此
於賦憲下引舊人校云當作議德失之不考也至詔策
篇賜太守陳遂汪本作責博進陳遂正與下故舊之厚
句相應然責字亦疑償字之誤其末引詩云有命在天
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吳本亦如此余以
爲當作詩云有命自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明
爲輕也下衍一命字養氣篇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
之人案下六字吳本無當本脫四字不學者妄增成之

而忘其年代之不合也末序志篇云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謝耳伯云沈一作洗余疑皆未是似當作況況與眖古通用又吳本倘字作諒吳本從曲江錢惟善本臨出前有其序余避壽之年尚爲此矻矻不欲虛見示之惠故也凡與同處勝此本者已具錄之爲語小兒子輩愼勿再棄也　乾隆辛丑七月九日書（舟車攜帶此本近又不完全）

䂬溪詩話跋　辛丑

此書議論純正凡鑑治之辭概不插齒牙間其評品李杜優劣後人莫能易也至子美之廣夏與樂天之大裘其意一也其詞則有工拙何必以窮達校其難易急緩

與作者之先後以爲高下哉義山詩却羨卞和雙刖足一生無復沒階趨此有激之言何嘗如新豐老翁搥折其臂之出於實事者哉乃譏其爲子春之罪人毋乃太迂謂子美玩弄嚴武藐視禮法亦但襲前人之言於少陵詩未嘗熟復也東坡詩浮江泝蜀有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於下注云江水在此吾不食言光武語也東坡去一言字殆歇後也案有成言三字巳見上句則但用吾不食意義自足何歇後之云乎常明未必有斯謬必校者之妄加也此書出吾鄉鮑氏所藏黃氏仕履之詳倘可以考見云　乾隆辛丑七月十日書

逸老堂詩話跋 丁酉

遜老堂詩話二卷得之江寧嚴侍讀東有所書中不列鄉里姓名然稱魏莊渠馬抑之爲同鄉則蘇之崑山人也又稱祝枝山序其父約齋漫錄二十卷云俞君寬父吳之耆儒又以知其人姓俞矣其大父醉菊翁亦見書中然皆不知其名崑山之俞唯允文字質甫者最著廣五子之一也考其事蹟又齟齬而不合此書與約齋漫錄江南通志及千頃堂書目皆不載雖有詩句又不爲明詩綜所錄一時無可蹤跡顧其書雖無大過人處而敘述亦斑駁可喜其論麓堂詩載同官獻諛之詞未免起後人之譏尤確論也爲錄而傳之至其祖孫三世之名若字俟他日得崑山縣志與祝枝山集再爲蒐考云

終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五

東里　盧文弨　紹弓

跋八

漢衞尉衡方碑跋　癸卯

此碑近時所搨以校隸釋所有尙不及其半中有云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爲郎中也夷謂伯夷愍謂閔子古閔愍通用如春秋諸侯之謚閔者亦作愍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瑯皆誤以爲賓豈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亦作鄁此倂省去邑不虞不陽卽不吳不揚參國起按本之齊語下本肇末上缺一字必搏字也幾閒苦由下今缺一字而洪

氏本則爲仍字其下所注缺字今本則頗似曰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缺失順其文與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缺者頗似粲字其失字上半剡泐實非失字乃英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勑巾蓋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合澤戴仁下注云缺六字其實止缺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翁覃溪得舊榻云是失字非英余疑非舊榻也後人就其損處妄開耳

漢蕩陰令張遷表頌碑跋

篆額兩行云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其首云君

諱遷字公方陳留已吾人也下敘其先世則舉張仲張良張釋之張嶲四人云爰暨於君蓋其繵縺暨字分作旣且二字得毋書者不諳文義致有斯誤繵縺卽蟬聯也敘其行履云治京氏易少爲郡吏徵拜郎中除穀城長敘其政績云蠶月之務不閉四門臈正之際休囚歸賀八月筭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隱恤高年路無拾遺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縣獨全下卽以寬仁愷悌稱之又云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追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於是刊石豎表云云蓋穀城故吏所爲立也此碑不見於歐趙洪鄭所錄唯都氏金薤琳瑯中載之但闕五字耳余今所得又闕八字然都氏所云闕者

今皆可辨其一字都氏已知爲郎字它如開幾寓開下闕一字碑作𢍉上似枲字頭下似之字又頗近於㝎字而音義則不可曉揆其意則當爲闕豈聲之轉遂可借用歟又燒平而平下闕一字今案是城字下截尙可辨又道區別上闕一字今尙有其字之形流化甚化下闕一字今審是入字並不闕入基卽入非蒸張君在穀城凡八年而後遷也碑以禽符爲禽獸以殯爲賓以張是爲張氏相係爲相繼中謩爲忠謩珮瑋爲佩韋祢祢爲𣙜蒂繡卽稱字螢卽鑑字傑卽際字裝卽彝字其紀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二月蕤丙寅歲也若唐鄜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云云

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尚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載疑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惟新二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

漢博陵太守孔彪碑跋 癸卯

此碑隸釋作孔彪金薤琳瑯作孔虨此字碑已模糊其形彷彿是虨實即彪之變體此碑在諸隸書中形獨小其結構頗與唐世碑版相近其文雖多用經語不可謂之善屬文也洪氏云彪後遷下邳相河東太守而碑額猶書其前官者以碑陰考之乃博陵人不忘甘棠之惠而爲此碑也於此可見漢時風俗之厚降而後世所謂

去思碑者大率在遷任將去之時樹於所經過之地使其得見之耳安有去官之後其人已沒而猶爲此舉乎彼其政無可稱祇由吏胥慫其私惠強率閭里之錢而爲之者比比是也白香山詩云古石蒼苔字安知是媿詞噫其能免於媿者不亦罕乎

漢倉頡廟碑跋 癸卯

是碑已全損惟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數字可辨碑側有云有一字疑是衙令湖方臨戎孫羨缺從事永壽二年𨚗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又云下行自

紀姓名此下書出錢者姓名及錢數有不甚泐者有守左尉萬年長沙瑗字君平萬年縣也長沙乃覆姓此稀姓亦所僅見余觀上所記則是倉頡廟乃劉府君所立碑中亦有劉府君三字而孫羨自敘其歷官之詳且云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則此文孫羨所爲也余寓太原新脩府志尚未得見不知陽曲職官中曾載此孫羨姓名否府志失載

漢孔褒碑記 癸卯

碑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此碑首數字尚明了幷其餘可辨識者共七十有二字而已褒乃宙之子融之兄也裴松之注魏志云山陽張

儉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刊章捕儉儉與襃有舊亡投襃遇襃出時融年十六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兄弟爭死詔書令襃坐焉碑有云元節所過元節卽儉之字也又有云後會事覺臨難引質各爭授命蓋卽敘此事而其下文已脫爛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皆不載此碑無從知其後事若何碑之立必在中平元年黨禁已解之後故得直書其事而無所諱避也前云家業春秋以下似敘其所學又有爵困辭語上下文義皆不接續惜哉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癸卯

此碑書甚古拙亦多別體猛龍字神囧囧字世人率未識也氏族作氐挨巉巖作嵬巖張老作張勉沮渠作沮

淚夙宵作夙宵風作凬蹈作蹈耕作耕嘗南北朝多有世俗刱造之字如顏氏家訓之所譏者此類斷不可以涉筆爾來士君子多知崇尚說文凡古書相傳之舊非許慎氏之所有者一切改令復古此又似未免矯枉過直也

北魏汲縣齊太公廟碑跋 癸卯

先晉太康十年三月尚父裔孫范陽盧无忌來爲汲令以縣墦墺之下舊有太公壇場荒而不治乃依舊脩造鐫石立表在今縣治西南隅此表吾未之見後北魏孝靜帝武定八年太公裔孫尚氏諸人以无忌置碑僻據山阜遂率親黨更營碑祠於博望亭平顯之所在今縣

西北三十里請太守穆子容爲文記之子容并爲書无忌之表於前而乃以己作繫於後其結銜云通直散騎常侍聘梁使平東將軍中書侍郎恆州大中正脩左史汲郡太守穆子容山行之文朱竹垞引李白詩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而韓詩外傳稱文王舉太公時公年七十二兩者不合无忌表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按尚書顧命有齊侯呂伋文則伋已嗣公爲侯非卒於康王時也竹垞之言云爾余案无忌明據竹書紀年之文非得之流傳也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其子之國而身留京師故有三年報政之語周公在而有魯公伯禽齊太公在而不可有齊侯伋乎竹垞譏之非是

特太公遇文王之年諸家所紀七十爲多但不知定當文王何年計武王卽位元年至康王六年已六十二年公遇文王縱晚亦須在前數年卽以外傳所說計之公之壽已百三十有餘矣而无忌之表云蓋壽百一十餘歲然則公之遇文王疑不過在五十時公之女爲武王后以此參證不應乃在耋齒孟子言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來歸若五十以外不容卽言老然人情每預爲晚歲之計者亦多矣豈必當年卽已需養乎況太公非沾沾僅爲一身計者其慕文王仁政之美亦必不專在一節故愚以爲孟子所言正不可膠執以爲七十之確證乾隆癸卯七月庚寅朔在陽曲書天氣如南方深秋時

善養老之義孟子具有明釋正不必文王自養其稱二公爲二老亦順文耳且老亦不專指年老家相稱老楚公子圍方娶而伯州犂稱爲寡君老豈必拘於七十方稱老哉甲寅正月二十六日重閱記

唐光祿大夫張琮碑跋　癸卯

書甚剝泐其文爲于志寧所撰以前有黎陽公于四字尚隱約可辨也額篆書文正書不知爲誰某矣中惟髤下改木從分驕旁易馬爲女頗覺新異張琮字文璡武威姑臧人除睦州刺史未到官而卒唐史無傳

唐禮部尚書張胥碑跋　癸卯

此碑篆額尚完題云大唐故禮部尚書張府君之碑中

有詔葬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裔諱改之語以唐書儒學傳攷之卽張後嗣也其云聊遵置蘧之言俄喧伐柯之詠余初怪伐柯出何書孫詒穀語余出後漢書岑彭傳彭子孫熙爲魏郡太守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碑卽用此事

唐汾陰獻公薛收碑跋癸卯

額云唐故太常卿上柱國汾陰獻公薛府君碑篆尚完好碑文摧剝不完其可辨者亦多模糊唯對逸簡於嵩岳多識比於廣微及飛書連之箭草陳琳之書數句尚連屬云

唐褒國公段志𤣥碑跋癸卯

右碑篆額正書書撰人姓名皆不見據寶刻叢編所云則本無姓名也碑之下段今已殘缺余但得其上段書法秀勁可愛間有數字作八分體關中金石記云唐書本傳云臨淄人此作鄒平傳云諡忠肅此作忠壯今余碑不見有鄒平人三字當是在下段中下段亦有數字可辯者榻工以其模糊太甚而竟棄之耳

唐申文獻公高士廉碑跋 癸卯

此碑殘缺難讀首行大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上柱國字尚可辨其云大都督太宰假黃鉞清河昭武王者乃其祖嶽也舊唐書以爲太尉不言其諡又云父勱襲爵清河王改封樂安舊書勱作勵當以碑爲正

云于九嵕山之南趾墓而不墳今碑在醴泉縣之劉洞村當即其地也集古錄以爲貞觀二十一年立許敬宗撰文趙模書舟案碑稱文皇帝又云太宗廟庭考士廉配享在高宗即位之初然則此碑之立亦在其時不得言貞觀明甚

唐贈太常卿褚亮碑跋 癸卯

此褚登善之父也與瀛洲學士之列致仕後年八十八而終贈太常卿謚曰康碑殘闕許其中完整者二百四五十字而已八分書書者與撰文者姓名皆不見亦無歲月亮卒於貞觀時碑云遂賢撫贈霜露永懷罔極歲月縣遠淒涼荒壟則碑之立當更在其後也額曰大唐

秩卿之碑篆書其秩字之左為一下木右旁作者而省其中間之匕此字不見說文太常卿古之秩宗余初以意定為秩字後見錢詹事說乃楮字楮字是也昭陵石刻記疑是殷仲容書謂與馬周碑如出一手余諦視此書之點多圓如粟粒而馬碑似此者甚少其臣郭亦不全省也銘有云纂禖承業昭鈞梤字不得其解當問之

武周夏日遊石淙詩石刻跋 癸卯

武后以久視元年夏行幸嵩山賦石淙詩并序太子及羣臣和者共十有六人皆七言四韻薛曜正書刊於平樂澗之北崖十六人者皇太子顯相王旦梁王三思內史狄仁傑奉宸令張易之麟臺監張昌宗鸞臺侍郎李

嶠鳳閣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姚元崇給事中閻朝隱鳳閣舍人崔融奉宸大夫薛曜守給事中徐彥伯右玉鈐衛郎將楊敬述司封員外于季子通事舍人沈佺期也朱竹垞於康熙己卯跋此謂漫漶者僅三字惟張易之昌宗姓名為人鑿去然猶可辨識今年乾隆癸卯余得搨本漫漶已多除二張姓名外其全損者計四十有五字相去僅八十有五年便已如此曝書如瘦藤其頓折處如臃節在書家又別一體其字率依武后所造竹垞謂此碑難搨兼睿宗及狄梁公之詩搜輯者均未之及今余晚歲猶獲見此未必非幸

武周珍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跋 癸卯

梁君名師亮字永徽先世自河汾遷於秦其云安定烏氏人乃其族望也唐人重族望作史者往往亦相沿襲稱王曰太原稱許曰高陽不知以地著爲斷後之地理書志人物者更無從考覈矣若梁君實安定人胡爲先塋乃在終南山而梁君亦葬於其地乎其人由醫生起家軍興以輸粟功授上柱國修乾陵補隱陵署丞謫授綏州綏德縣丞秩滿言歸卒於巟州蜀縣梁君官甚卑生平無所表見其家殆饒於貲故能戶庭不出蒙甲匪疲而遂獲轉輸之賞及其歿也猶能乞工文善書者以貞諸石然書撰人皆不署名何也豈意有不屑耶唐初諸功臣將相豐碑鉅刻迄於今摩滅過半而此志物於

武周時獨完然無恙何其幸也中多用武后新字以埀代年蓋取万万千千之義此万字省從上畫亦有中作力字者唯石淙詩中則作两万字然亦省者多也又而代天埊代地〇代日𠥱代月（石淙詩又作囝囝）圀代國𨲢代聖𥠖代授亦作𥡝𡔈代初（石淙詩作𡔈）石淙詩𠺞代君𢘑代臣𤯔代人〇代星鄭樵六書略論變更中載武曌所改字傳寫多譌今以所見者正之如此

唐紀國先妃陸氏跋 癸卯

妃河南洛陽人其諱與字碑皆空而不書父爽尚書庫部兵部二曹郎中隋書亦有陸爽非其人也貞觀十七年冊爲紀王妃麟德二年六月薨於澤州館舍靈轝還

京陪葬昭陵碑文今不全然其可讀者甚華贍稱妃有七德云書法秀麗爲明文待詔之所從出凡華字皆缺末筆豈卽妃之諱與

唐于惟則建陀羅尼經幢跋 癸卯

此建於唐宣宗大中二年正月者書法與小歐爲近其模糊者已太半矣後有記乃處士王鉉譔中有云于公稱惟則本河南人也家贍溫恭人稱英亮云云乃關中金石記誤以爲惟則撰文則不應自譽如此葢由其文剝泐難讀故失之不審耳又案文是幢本在長安縣城之艮隅今乃在西安府學學中似此者猥多余謂學乃孔氏之宮明皇孝經開成石經之在其地宜也彼二氏

之言胡為乎亦置於此當以道流諸刻歸之道觀佛教諸刻歸之僧寺庶乎各得其所

唐濟度寺尼惠源和上神空誌銘跋 癸卯

惠源俗名蕭氏唐司空宋國公瑀之孫也瑀好浮屠法捨宅為沙門比邱尼法願其女也而惠源又繼之其曰神空者非塔也而又別於常人之墓故立為是稱也誌述其遺命云於少陵原為空遷吾神也又云以某月日從事於空遷理命也空讀如匿空旁出之空此二字頗新異誌銘楊休烈撰姪定書貞行相雜頗有渾樸氣象開元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有三月鐫中間空四字蓋言受戒於某寺尼也某寺下空二字尼下空二字不能審

知故闕而不書拾此則無一字闕者甚可貴也

唐王居士塼塔銘跋 癸卯

此銘一字不損蓋近時重摹者也居士姓王名公其人篤信釋氏但未出家耳其歿也遂從浮屠之法曰收骸起塔蓋火化也其文則上官靈芝所製敬客正書中閒早標先覺於先覺上空二字不解何意塼字從專誤又煩惱之惱作惚臆撰無理不可以誤後人

唐義興周夫人墓誌跋 癸卯

誌云夫人義興人也漢眞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軍處之孫皇明通之女姻不失媛（當是援字之誤）晉以匹（刻作疋字）秦適爲太原王府君靜信之妻蓋其父與夫皆非顯者

敘其夫亦舉進進華冑爲言後云以茲吉晨赴杜城東郊之禮也余初疑句有脫字及觀大歷閒光祿卿王訓墓誌亦云遷厝萬季縣滻川鄉滻川原之禮也則當時自有此文法志不知何人作但有岳也匪才忝爲敘述之語岳則其名也而不著姓銘亦甚率略此石舊在長安農家畢巾丞云近爲山西汾陽某氏攜去今此搨本模糊者僅三字不知是元刻抑翻本也

唐顏魯公書東方曼倩畫贊跋 癸卯

魯公守平原時謁東方先生祠下見夏侯孝若所爲畫贊乃開元八年刺史韓思復所刻歎其字形纖靡將四十年漸不可識魯公於是更作大字以貞諸石余得此

本體勢嚴正風力凜然天寶十三載至今已九百八十餘年而字皆完好魯公謂字大可久其信然邪乃廣川董彥遠在宋宣和日已謂其石今已刓剝後世復爲摹搨以傳乃書虎待詔人所書耳卽如是亦已歷五六百年而石何以不壞豈此又爲近代所摹勒邪雖然優孟似叔敖虎賁似中郎要必尚有相近者近且令人起敬況其眞乎此本尚是三十年前所搨上有陵縣之印是時國書猶未改篆體也其一二破損處乃爲人釘壁之所致非本然也

唐內侍李輔光墓志跋 癸卯

右碑崔元略譔巨雅書巨姓也後漢時有漢陽巨覽爲

梁商掾吏著名碑云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於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爲誌是元略自言因巨雅之託而作也關中金石記乃云巨雅元略之弟巨雅曾爲晉州司法元略又官於中都故撰書此志以記功德大誤碑文自明亦不待辨碑中用仕君子士仕古通用至宮掖作官掖筆之誤也局字戶下著勾訊字言旁作丸皆破體碑元和十年四月立今剝落者僅十六七字餘尚完然何其幸也

唐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跋 癸卯

此唐美原縣永仙觀主田名德所撰井集晉王右軍行

書文甚剝泐其標題尤不易辨識關中金石記名之曰
永仙觀主田尊師碑蕭森文名德集書非也蕭森所撰
乃永仙觀記亦集右軍書同在一碑森稱尊師集王義
之書勅清淨智慧觀身經銘碑刻石實邁古今云云今
以其言諦視碑之首行智慧觀身四字隱隱可辨其下
云三皇內景弟子永仙觀主兼檢校奉先等縣威儀田
名德集晉右軍王義之書蓋名德即尊師之名也美原
今爲鎮屬富平縣又有一碑篆額曰大唐檢校兩縣威
儀兼永仙觀主田尊師德行之碑惟光行書上一碑大
歷六年十月立此碑先後相去殆亦不遠可知

唐太常丞騎諫議大夫溫佶神道碑跋 癸卯

此碑字可辨者無幾其文牛僧孺所撰其署銜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至姓名則已磨泐矣書者裴潾銜及姓名尚全額未之見其銜名亦皆不可辨溫佶者溫造之父也舊唐書造傳載父輔國太常丞新唐書附造傳於溫大雅傳下載佶事爲詳云佶字輔國以字行碑載依顏平原李臨淮而文多爛脫新書具詳之碑敘興元之亂李絳被害宰相泣於上前及遣造往誅叛卒文亦多斷續又云唐制位三品者父祖得以刻石記神道僧孺於尚書云云下闕敘中稱佶

爲諫議公銘中則稱先生後年月闕以舊書造傳及僧孺傳考之造爲檢校戶部尚書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在大和五年七月僧孺之出爲揚州長史在六年十二月今文中稱造爲尚書則碑之立當在大和七年冬以前以其年十一月造入爲御史大夫其轉禮部尚書以九年五月逾月而造遂卒矣故知當在七年無疑也

唐西平郡王李晟神道碑跋 癸卯

此近時所榻然字蹟尚不甚模糊唯其閒有爲妄男子增諡者如具以狀聞聞字上本空一格今本作具以狀以聞既無此文理而灰以字全乏端重之容與前後以

字無一相同者又唐文宗年號大和本是大小之大今本於大字內增一點作太與碑中所有太字相較其點略小亦後人妄加也魏明帝與北魏孝文帝年號是太和而文宗則是大和他碑版咸可據舊本新唐書亦然今人皆一例作太和矣安知不反執此碑以爲左證乎

宋穆庭秀穆伯初二墓表跋 癸卯

二穆父子也庭秀名賓其子伯初名端皆不仕本河南人徙居章邱相繼於熙寧年間卒葬女郎山之陽至政和三年庭秀之曾孫湙乃請洛陽王壽卿爲文兼爲之篆以表之字大如杯嚴整有法殆鼎臣之流亞也文亦簡淨可觀壽卿字魯翁黃魯直稱其書法非章友直輩

所能管攝抑其人品亦高嘗被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之學異後以命李孝揚而壽卿終身布衣則其篤信古學不隨俗尚爲可見矣

宋龍泉山普濟禪院碑銘跋 癸卯

碑在汧陽知隴州閻仲卿撰文沙門善僊行書自署廣慈禪院文學沙門習王右軍書關中金石記云古有集書無稱習書者習書應是依仿爲之筆畫雖近却甚拙陋如閤字作門內陷右軍時必無此體余案碑中譌字尚多如虔字似虍門右似冈迎字从卭肰字左冐右犮奮字从大範字从几至冠絕作貫絕容可通用樊籠作煩籠殆不可通矣閻字內左作阝右作丷下日似陷字

而亦非也

元重立開化瑞巖閣記跋 癸卯

石晉時劉知遠爲北平王河東節度重修蒙山開化寺瑞巖閣判官蘇禹珪爲文記之支使蘇曉書丹篆額今碑乃元至正八年重立者後署御史郭方亨謄書字甚醜惡且多譌別文云謬塵郄桂獲廁庾璡今作庚蓮元本當不如此蒙山在今太原縣西記云開化寺爲北齊天保末所建唐高宗及晉王李克用皆重修文於前代帝王亦皆提行其用意頗近厚也

元少中大夫梁天翔碑跋 癸卯

右題元故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梁公神

道碑銘李源道撰文趙孟頫眞書元明善篆額少中名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遥縣人世爲武弁獨以文階起年十八即爲本縣尹以民事詢邑老皆曰可而後行禱雨有應民爲之勒石以頌後爲禮部侍郎遣賑高麗饑還授少中大夫成都路總管未幾改授廉訪使命下疾革卒於都城年五十五至元癸巳年也夫以縣人爲縣尹而年又最少元之用人可爲奇矣乃能克自振勵詢於老成如子賤之治單父俾得以其少少之歟碑在今平遥縣城中其後裔所居之内厰椎拓之煩也爲複壁以隱之必不獲已而始啓焉余今所得者乃昔所搨之餘也

近刻隨姚恭公墓志跋 癸卯

此志眞本不可得而見矣都氏金薤琳瑯所載其缺文皆注缺若干字亦有不能定其缺幾字者此似見其眞本矣然細案之亦是据翦裁黏貼之本非元搨也蓋其所不缺者亦多有不聯屬處其所注缺一字二字者就其文義必不僅止於是乃有妄人者卽就其數而補之讀之多不可通都氏本有大象字周靜帝年號也則不能續因并去此二字其末諡曰恭公以下脫文必多今本補乃爲之銘銘曰六字撥之文氣必不應爾且并不知銘之有韻也於逝川下補何旣二字與徽猷永遠句不相叶其謬妄一至是但觀前署名兩行實都本所無

一云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一云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又別有麋軍二字乃補篇中所誤遺者蓋篇中有莫不家實食句食上脫麋字又將之泉又竭句將下脫軍字都本則作食麋與將軍文並不缺而近人刻金薤琳瑯者乃以麋軍置內史侍郎之首更大誤矣又近本銘後又別出祀掩二字蓋因篇中方陪祀岳遽掩佳城二句祀誤作紀又掩字脫故補正之耳觀此則近本亦非覓全然無據者但不知闕疑而妄作以欺世為可恨耳唐太宗祭比干文近亦翻刻然其位置一仍其舊所缺幾何字可得而指數也使仿刻者盡如此又何譏乎然此書法實秀整不可謂不微有得於率更者余是以亦

不棄焉

弟子陽湖李兆洛紳琦校

抱經堂文集卷第十五